

枷鎖與自由

力揚(2)



# 目 錄

## 第一輯 枷鎖

楓.....	1
給高麗M君.....	7
聽歌，再給M君.....	9
污濁的湖.....	10
我底制服.....	14



283947

## 第二輯 自由

- 風暴……………16
-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17
- 瑪克沁·高你基呀，  
我們爲你復仇！……………22
- 五月……………29
- 「白麵包與肉類是有毒的」33
- 同志，再見！……………35
- 朝鮮義勇隊……………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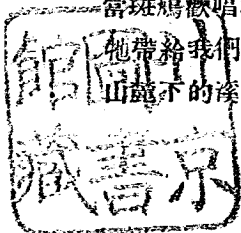
第一輯  
枷鎖

## 楓

在這初秋的獄裏的黃昏，  
夕陽底豔顏偎着赤磚的圍牆。  
碧空虛闊地展開了幅員——  
茫茫的倒懸的無浪的海啊。  
浸在鐵檻的力的圖案底陰影裏，  
我翻閱着古舊的書卷。  
是誰在什麼時候，把這一片楓葉  
埋藏在這書頁底裏面？  
雖沒有山林原野的芬香；  
殘褪了少女底歡笑的紅顏；  
而憔悴的色澤與輕盈的風姿，  
已够使我記憶起他底舊枝——  
廿餘年來曾經欣賞過的秋空下的紅樹。

我底記憶的白帆  
在碧空的海裏往復地航駛着。

聽說是我祖父底父親，  
在我屋後的山麓種下一棵楓樹。  
當我知道牠底名字的時候，  
牠已經比我底屋高了一倍。  
在冬天，牠杈楞着繁密的枝柯  
給喜鵲住家；春天，  
牠靦靦着羞嫩的臉聽春鳥底情歌；  
夏天，牠抱着布穀鳥和松鼠  
做着酣沉的流汗的午夢；  
有什麼兩樣呢，比之  
蒼虬的松樟與長青的杉木？  
難忘的是——年年在這季候，  
當露珠串住松針時的青翠的早晨，  
當斑鳩歡唱在綠洲上的蒼茫的薄暮，  
牠帶給我們以無限的緋紅的歡欣；  
山麓下的溪水嘻嘻地笑着，



快樂流過祖母臉上的綉紋，  
母親底仰視的眉尖，我底幼年的心。

在那遼遠的異鄉——  
嬌慵無力的少婦般的西湖，  
我曾孤獨地以深紅的色彩，  
圖繪着金沙港上紅樹底顏容，  
北高峯底翠微做烘托的背景，  
樹蔭下是低的茅屋，蹲着的搖尾的狗，  
菜田裏的農婦飄揚着白的頭巾，青的裙裳。  
這良辰美景呵，  
也曾喚回我幼年的快樂的殘夢；  
也曾誘惑我去追隨自然底行蹤；  
也曾使我唾罵過發明蒸汽機的瓦特  
與發現電力的安迪生，  
他們留下多麼的愚行啊——  
使天空瀰漫着煤烟的黑霧，  
奔馳的汽車把路旁的小草蒙上塵土的面紗。

丹楓空有當年之色澤；  
十年遊子重歸去，家園已全非。  
對着燒殘的樑棟與焦土太息：  
往日的庭階蔓延着南瓜的卷鬚，  
鴉雀與鼯狸以此作爭食的戰場。  
母親長眠於舊塚，  
祖母又臥入新坟。  
欲砍下楓樹換取糙米與大麥，  
却久已無光顧之木商。  
呵！貧窮唆使心愛的少女背叛，  
老父底衰顏烙上飢餓的菜色。  
荒涼的，幻滅的村野投擲出受傷的兒子。  
於是別了南國的山林，  
東海的鷗唱與浪歌。  
也不復留戀着舊遊的湖畔：  
銀色的漣漪和乳色的朝霧，  
都太灰白了，死靜窒息着我；  
白堤上的桃實與孤山的梅子飽不了飢腸；



金沙港上的秋樹已不夠鮮紅了；  
我乃收拾起悵惘的空虛與采色的畫具，  
流浪到這文明的漩渦——  
機械與勞動所孕育出的都市；  
聽人海的洶瀾與汽笛的歡叫，  
看烟突背着輝煌的初陽構出新的圖畫……  
如今！是浴着血的噩夢與鐵的幽光，  
邁着沉重的駝步長征時間的廣漠！

一九三三，秋。上海。

## 給高麗M君

人們說你是箕子底後裔，  
說太伯是我底祖先。

我是雁蕩山下來的農民，  
而你是鴨綠江畔的才遺，  
那些愚蠢的人們會以為：  
你我之間存留着多麼的  
隔閡——遼遠的歷史，  
遼遠的山川，遼遠的海。

但是，

兄弟！我們還要問——  
什麼血統，什麼種族嗎；  
也不必問彼此的名字；  
只要是追求着同一的太陽  
——太陽是只有一個的，  
我們就該緊緊地握手。  
來吧，兄弟！

我們緊緊地握手。  
讓我們的血流  
接個歡愛的深吻，  
我們再放開脚步  
前進，  
看！  
太陽就在那邊！

一九三四。

## 聽歌——再給M君

你底歌帶來了  
那遼遠國土的哀怨，  
帝國踐踏下的呻吟，  
被覆滅了的王朝的懷念。  
我看見了  
你底民族的鬱抑的姿態。

但是，我知道——  
這是你底祖父時代的歌，  
你底父親時代的歌；  
你是年青而又健康的，  
你沒有唱出你自己的歌哪。

將來，你如回到你底故國，  
你應該有一隻最年青的歌，  
在你底兄弟姊妹間唱着，  
有如今晚在我們之間一樣。  
以治療你底民族的鬱抑。

## 污濁的湖

從這陰暗的窗口悵望着  
投射在遠處的冬天的太陽，  
我底湖上的友人，我懷念起你！  
寄給你這些由流雲所郵遞的言語。

那被人譽爲東方萊芒湖的西子，  
她還有少女的驕矜，貴婦人的豐潤嗎  
我想——她底一切  
只有着老娼女的頹敗與污濁。

寶俶塔——僅存的古代的藝術，  
聽說已被披上土敏土的怪裝，  
還懸綴着紅綠的電燈，我說——  
這燈光只是照耀出他們的愚蠢。

塵封在古閣裏的  
古帝王的遺書被翻印了。  
誰不知道這些書籍的毒汁  
會腐蝕了人民底聰明的腦漿！

大寺宇裏的釋迦牟尼，  
也被輝煌起百丈的金身。  
僧侶們在禪壇上歌唱着爲人民祝福的梵咒，  
而在密室裏却鋼藏着妖豔的婦女。

用金圓所豢養着的藝人們，  
已不用慘紅的色彩描繪人類的苦痛，  
而改用人類的鮮血  
描繪着人類的凱撒。

但是，我底友人！  
我又聽說 ——  
錦帶橋下的潭水時常浮起  
幻滅而自殺的青年底死屍。

蘇公堤畔的污泥裏，  
發現了  
被「撕票」三月的  
百萬富翁底骸骨。

九溪十八澗的林中，  
出沒着以鑊刀作武器的暴徒，  
大絲廠一家家地關閉了，  
繅絲女加入了飢餓的隊伍。

年青的軍官們仍舊在  
散佈着梅毒的種子。  
搖船女也免不了被姦污，  
還有到旅館裏去賣花的少女。

啊！我底友人！我們看見——  
王侯將相只在湖濱留下荒塚；  
新興的別墅底主人們  
又正在安排着他們自己的生墳。

在湖上淒涼的月夜，  
你總聽得到遊艇裏的  
他們歎息自己沒落的哀歌，  
低低地和着梵雅鈴的音響。

一九三五，冬。



## 我底制服

我得穿上我底制服，  
現在，我是一位中尉軍佐。

它的長短不合我底身裁，  
灰暗的顏色更使我煩厭。

我要向着愚蠢的人們敬禮，  
而親密的伙伴却給我漠視。

在我穿着這制服的日子，  
我沒有思想，詩與圖畫。

我願斂着白色的襯衣，  
邁步在羣衆行伍的裏面。

一九三六。

第 二 輯

自 由

## 風 暴

從亞西亞的高原  
——我們先民  
所游牧的草野，  
風暴起來了。

它呼嘯在森林，  
呼嘯在山谷，  
呼嘯在萬里的長流  
與荒冷的大漠。

奴隸們，在風暴裏  
勇敢地扭新鎖鍊，  
馳向亞西亞的海岸，  
迎擊着夜襲的匪盜。

而且，將舉起  
浴血的巨臂，  
仰向東方的黎明  
呼喚着新生的太陽。

一九三七·冬·長沙。

##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  
大地被溶解了冰雪的壓迫，  
再生的溫熱揚棄了嚴冬的餘寒。  
草木蘇生在血的戰壕裏，  
兵火的廢墟裏，  
也蘇生在肥沃的田園；  
也蘇生在荒瘠的原野；  
因為陰暗的季候既已度過，  
春天終於來了。

戰士們抱着這偉大的啓示，  
呼吸着光輝的太陽。  
握緊了親密的來福槍，  
從被姦污的國土上，  
快樂地裹起流血的創口。  
沿那河流、原野、山林，  
踏着自己的血跡前進；

爲中國的自由解放鬥爭，  
爲自己的、民衆的  
未來的幸福的日子鬥爭。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  
年青的莊稼人呵！

這正是播種的季節，  
但爲了保衛你們的土地，  
以力耕的巨臂握起槍桿，  
跑上火線學習戰爭吧！

——把春耕的辛勞  
留給你們的父母或妻子。

茅簷下的紡織女呵！

爲了戰爭，  
對着這照耀在春天的太陽，  
紡織裏紮戰士傷口的紗布吧！  
因爲只有在中國解放的明天，  
你們纔能跑出  
被蛛網與煙塵所窒息的廚房，

在田野上，廣場上自由的工作，  
挽着戀人的手自由的歌唱……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  
錘擊的打鐵匠呵！  
從你那熊熊的爐火邊，  
燃燒起戰鬪的熱情，  
打鍊殺敵的刀劍，  
跑上戰場；  
以錘鐵的大力  
打擊法西的匪盜吧！

一切的手工業者呵！  
機械工人呵！  
從陰暗的工場裏，礦坑裏，  
從匱饑着身體而工作的日子裏，  
從失業的行伍里，  
起來 戰爭吧！  
你們無數的伙伴都已經起來了，

——或以斯達漢諾夫的競賽  
製造戰爭的工具。

太陽照耀着中國的春天，  
失了土地的旅途上的受難者！  
當這隆隆的敵機侵襲祖國的天空，  
同胞們底血肉在瘋狂的轟炸下飛送；  
你們總會記憶起——  
你們浴血的日子，  
你們的父母兄弟被殘害的日子，  
你們可愛的家園被佔奪的日子；  
請在這無限的仇恨的記憶裏，  
回轉流亡的行列  
衝向敵人吧！

起來！  
中華民族的兒女！  
祖國呼召着你們，  
神聖的戰爭呼召着你們。

我——

一個失了土地的歌唱者。  
智識份子的膚色裏潛流着  
純樸農民——我底祖父的血液。  
帶着十年爲祖國的解放  
而負傷的沉痛，帶着屈辱……  
對這照耀着祖國的春天的太陽，  
我勇敢地摔斷了靈魂的鎖鍊。  
登上這起伏的高崗，  
呼喚着美麗的山川，  
瞭望那遠方的烽火；  
愛與恨在沸騰的心血裏燃燒。  
我要用血的言語，鉄的音響  
歌唱，歌唱……  
祖國呵，我歌唱你！  
民衆呵，我歌唱你！  
自由呵，我歌唱你！  
太陽呵，我歌唱你！  
——仇敵呵！  
我要用子彈似的詩句  
射擊着你！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爲你復仇！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爲你復仇！

當基洛夫被謀害的日子，

你底祖國所有的人民——連你也一起，

都帶着血和淚的悲憤宣誓着：

——基洛夫，我們爲你復仇！

在今天，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發現了謀害你的就是謀害基洛夫的兇手，

同是那些被馬克與日圓所賄賂

而出賣着勞苦大眾祖國的匪徒。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是從每一塊被太陽所曾照耀過的土地上，

從每一顆被你底藝術所曾感召過的心靈上，

用同一的誓言高聲地呼喊着：

——瑪克沁，高爾基呀！我們爲你復仇！

當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那天

你空哀傷的噩耗，傳遍了世界的時候，

我們千萬顆的心都爲着

這全人類空無可補償的損失而震悼，

就像日後我們失去中國偉大的導師

——魯迅生先，一樣的恫痛……

當我在紀念你的畫冊上，映片上，

每一次看見你那靜寂的遺容

被萬千哀默的人民圍繞着的時候，

我底心也圍繞着你，而悽然下淚……

但是，瑪克沁，高爾基呀！

從今天起我不再爲你的死而流淚了

因爲這光榮的審判已經揭露——

謀害你的，不是那黑翅的「死神」；

而是給你所曾痛罵過的

「已經腐敗和潰爛了的

布爾喬亞文化的產物」

法西斯最兇惡的匪徒，

那托洛斯基，布哈林的一羣，  
他們不僅企圖着摧毀蘇維埃人民幸福的樂園；  
而且，企圖着破壞全世界工農衆羣最後勝利的防禦  
區而，也就謀害了你——  
全世界勞苦大眾的文化之父！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怎能不同聲地宣誓着：  
——爲你復仇！  
雪，降落在你底藝術所養育着的國土，  
也降落在從血泊中戰鬪着的中華，  
但是，我們底心並不曾寒冷，  
却燃燒起熊熊的火焰；  
我們再不能在法西斯屠殺、摧殘的血腥中容忍了……  
全世界的戰士們  
都在風雪的侵襲下更英勇地鬪爭，  
在西班牙的戰壕裏，中立的前線上，  
都已大聲地呼喊著：  
爲你復仇！  
而且，正對準我們的公敵，

放射着正義的復仇的子彈！  
瑪克沁·高爾基呀！  
我們爲你復仇！

一九三八，四月。

## 五月

五月

偉大的鬥爭的旗幟

我們走向你

如同走向

太陽

踏着你那光輝的足蹟

我們曾經流過

無量的鮮血

為麵包與自由

鬥爭

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

——那冰雪的北國

兄弟們已從血泊中

爭取了解放

快樂地創造起

人類的樂園

那邊

兄弟們在

五月的太陽下

工作而歌唱

幸福的日子裏

永不會感到

疲勞與寒冷

而且

用駕駛曳引機的

巨手

握緊了鐵箍

拊住反革命者的項頸

保衛這新的伊甸

——我們最後勝利的

堡壘

每年——  
已經二十年為——  
在美麗的廣場上  
來自工廠的  
來自兵房的  
來自集體農莊的  
千萬狂歡的羣衆  
在鮮紅的旗幟下  
用烈火般的熱情  
呼喚着你  
歌唱着你  
每一顆溫暖的心靈  
都永久地銘記着你  
像銘記着  
先驅者的名字

五月  
偉大的鬪爭的旗幟

五月  
西班牙的兄弟們正抱着  
你所給予的信念

以解放了的  
吉珂德的英勇  
向法西斯戰爭  
把勝利的火箭  
插上那闖進  
人類園地裏的  
蠻牛

五月  
我們翻開  
中國的血腥的史頁  
記載着  
屈辱的條約與協定  
也記載着  
奴隸們在屠場上  
呻吟與怒吼的史詩  
我們湧起幾十年  
仇恨的記憶  
我們要踏着



南京路的血跡  
再一次地點燃起  
趙家樓的烈火  
燒燬一切的鎖鏈

五月  
在亞細亞的海岸  
在揚子江黃河  
奔流過的大野  
中國的兄弟們  
已不再是奴隸——  
都成為無敵的戰士  
從被焚燬的  
家屋的廢墟裏  
從被姦殺的妻子的屍邊  
從被沾污的土地上  
勇敢地迎擊着  
登陸的海盜

五月

我們在都市的心臟

在流血的原野

在游擊的山林

千萬個聲音

歡呼着你

用鐵的信念接受

你底光明的啓示

五月

從芝加哥

從巴黎

從瑪德里

從卡爾斯堡

從莫斯科

傳來援助中國的

正義的呼聲

我們是更勇敢地

舉起刀劍  
砍擊在法西斯頭上

五月  
偉大的鬥爭的旗幟  
我們是從  
你這火紅的月節  
走向  
更光明的季候

一九三八·五月

## 「白麵包與肉類是有毒的」

希特拉早就說過：

「大炮可以代牛油」；

可是，德國人民的胃口證實了——

鉄，並不是可消化的食物，

飢餓着，瘦下去了。

現在，他又有着「智慧」的發明：

說「白麵包與肉類是有毒的」；

可是德國的人民

很久就少吃到它們，

也還是瘦下去，死亡，

而希特拉與戈林却很肥胖。

我想：納粹的醫生們

一定會用科學的化驗

證明希特拉的發明完全沒有錯誤，

也許，他們會有更新的發明：

說樹皮與某種礦土是最好的補品，  
而把化驗書蓋上法西的關防，  
張貼在德國的街道上。

納粹的文化醫生們已經化驗過：  
馬克斯與恩格斯是有毒的，  
海涅，愛因斯坦也是有毒的，  
猶太人與一切非日耳曼民族都是有毒的，  
不久，也許會化驗出  
歌德與席勒多少也含着毒素；  
而無毒的東西  
只有大炮，戰爭，飢餓與死亡。

一九三八，夏。

## 同志，再見

昔日——  
在江南的古城  
一個荒冷的角落  
當你帶着鏈鐐的腳步  
從遼遠的北方  
流從過廣闊的原野  
與磨難的日子  
踏進我們亞細亞的  
「集中營」底鐵限的那天  
我是從悠長的可厭的生活裏  
號跳了起來  
以南方農民的純樸的情調  
和同志的親熱  
迎逆着  
你那北國少女底  
純真的微笑  
與眼海的深湛

在漫漫的憂傷的歲月中

每天

我仰視着

射進鐵窗的

一線陽光

呼吸着

愛戀的氣息

或是凝注着

幽暗的牆根下

一朵寂寞地開放的

剪秋羅

想像你的歡笑

在不眠的夜晚

我倚伏在窒息的鐵窗邊

看繁星的閃耀

你生長在

我的枯寂的心靈上

像一朵明媚鮮麗的紅花

活在沒有水草的沙漠

時間的筏

浮載着我們

渡過患難的苦海

我們終於也被解卸了鐐鏈

但當我們溫熱的手

可以自由地緊握的時候

離別又帶去

我們熱情的風暴的歡欣

三年

我只悵望着北地的風沙

遙祝你的平安

今天

太陽照落在

江漢的原野

揚子江閃耀着

輝煌的金波



在喧囂的輪渡上  
我瞥見了你  
這意外的重逢  
巨浪似的激盪了  
我久久懷念你的心弦  
脈搏發動機似的跳動  
快樂擁抱着我  
像江水擁抱着這行進的航輪  
我凝視着你  
驚疑這是夢中的會晤  
但你那被我所稔熟的  
真實的臉  
却分明地顯現在我眼前  
而且你告訴我——  
在冰雪的大野裏  
你跨上馳騁的戰馬  
追逐着我們的敵人  
你告訴我——  
那些胆怯的愚謔的強盜

在我們英勇戰士的  
襲擊下斃命 奔逃  
你告訴我  
人民們在鬪爭中  
智慧地創造着  
許多神奇的戰爭的故事  
我緊緊地握着你底  
曾經被我所熱戀過的手  
但是 今天  
我在你底肌膚上所感觸到的  
不是愛人底血液的奔流  
而是戰士底鐵掌的堅強  
我從心靈的深處  
泛溢起對於  
同志深切的敬愛  
在你那風塵的戎裝上  
我呼吸到烽火的氣息  
在你那沉毅的眼光中  
我看見了

三晉戰士  
爲着民族的自由解放  
而鬪爭的英姿

當你媚媚的微笑  
吸引我心胸的起伏  
或是我溫暖的呼吸  
吹拂着你的鬢絲的時候  
我們也曾復活了  
往昔的戀情  
但是  
祖國呼召着你  
神聖的戰爭呼召着你  
你是從血泊中來的  
爲了民族的永生  
你願意勇敢的  
在血泊中死去  
北方 冰雪也許還沒有  
在陽光下完全溶化

但是 太陽却照耀得  
比南方更為美麗  
兄弟們在艱苦中  
自由的工作  
自由的歌唱  
你——  
像一匹  
新生的小馬  
快樂的馳回  
你自己戰鬪過的疆場  
向光明的太陽行進  
我揮一揮堅實的手臂  
從心底吐露出  
一聲堅實的言辭  
——同志 再見

一九三八，六月

## 朝鮮義勇隊

我們是  
朝鮮義勇隊。

我們一百二十個，  
從帝國的鞭撻下，  
從哭泣着的國土上，  
從海的那邊，  
走向鬪爭的  
中國。

從遼遠的年代起，  
中國和朝鮮  
就是最親切的兄弟。

今天，  
中國和朝鮮，  
呼吸着同一的痛苦，

呼吸着同一的仇恨，  
日本帝國主義  
帶給我們朝鮮的  
一切災難  
也在帶給  
我們親愛的中國。

爲了  
中華民族的解放，  
爲了  
在血泊中  
呻吟着的  
悲哭着的  
憤怒着的  
朝鮮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們在  
中國的土地上  
向日本的法西斯強盜  
搏鬥！

和中國的兄弟們  
在同一的戰場上  
一起戰爭，  
一起流血。

西班牙的國際縱隊  
用鐵手扼住那人類叛徒  
佛朗哥的喉嚨；  
我們要用  
正義的子彈，  
射擊着  
東方的暴君！

我們已經把鬪爭的手齣，  
伸給中國，  
伸給我們的朝鮮，  
伸給西班牙，  
伸給全世界的兄弟。

中國的兄弟們，  
已經用鮮紅的熱血  
預約了光榮的勝利，  
在我們朝鮮的  
白頭山的森林裏，  
圖們江的原野上，  
我們朝鮮的  
千萬的兄弟，  
已經從  
三十年的  
仇恨的日子裏  
站立起來。

在——  
被法西斯的血腥所塗抹過的東方，  
我們和中國的兄弟，  
正準備着一個勝利的血戰。  
我們要從血泊中  
建立起——



新的朝鮮，  
新的中國，  
新的世界。

我們是朝鮮義勇隊。

一九三八，十二，二三。

封面：李可染畫

枷鎖與自由

作者 力揚

日期 1939.4.10.

冊數 1-1000

定價 壹角伍分

3 4 8 9 7